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十三回 宗澤約張所出兵

卻說高宗升殿，使命呈上傳亮申奏，大略謂：「陛下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全未就緒，既過河後，何地可為家計？何處可以得糧？烏合之眾，使復為金人之所敗散，何自可以得兵？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誤國事。」帝見奏，意尚未決。李綱曰：「河本今日之勢，不同河北，所失不過數郡，其餘皆為朝廷守，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。河東州縣大半陷沒，沿河一帶自解州、河中至河陽、懷、衛，皆為金人所據。今經制司軍旅未集。陛下即違前議，急之渡可，遂為孤軍。倘為金人所敗，不知朝廷主所更得將佐士卒？」黃潛善曰：「若不使之亟渡河，且失機會，傅亮等但欲逗遛不進耳。」綱諍之曰：「兵事不可遠料之，下未見有機會可乘，但當委任將帥，擇利而動耳。今亮受命而行才十餘日，豈可以誣為逗遛。昔趙充國堅執屯田地議，宣帝不以為罪。願陛下以依前議。」汪伯彥堅執以為李綱之言未見治體，傅亮不進，終是怯敵。

高宗頗惑其言。綱曰：「潛善、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，賴聖鑒察之，不得行其志。又極力以沮傅亮，蓋招撫河北、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，而張所、傅亮又臣所薦。今二人力沮所、亮，乃所以沮臣。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嘗不與潛善、伯彥商議而後行，不想二人設心如此，願陛下虛心觀之。」帝曰：「既傅亮兵少，不可渡河，可罷制司，赴行在。」綱曰：「陛下罷經制使，不知聖意所謂？」帝曰：「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，不如罷之。」綱曰：「臣論傅亮不宜即渡河有三：事從中制，不盡將帥之慮，一也；軍旅未集，驅烏合之眾，渡河即成孤軍，必為金人之所敗，二也；軍敗之後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，三也。今陛下以臣愚戇，即罷經制司，此以潛善等以私害公，陰有焚感聖聽，以沮臣使去耳。臣荷陛下特達之知，起自罪謫，付以國柄。方艱難之秋，但知一意以為國家而圖報稱。不然，臣豈敢屍祿貪冒寵榮，以虛負天下之責哉！」帝曰：「如亮人才今豈難得？」綱曰：「臣嘗歎與亮語，觀其謀略智勇，真可以為大將。訪之士大夫，亦以為然。」

今以為經制副使，姑試之耳。假以時月，必有可觀。使亮如真所極，臨敵退怯而無成功，臣甘受誤國之罪。今未嘗用而遂罷去，古之御將帥者，恐不如此。昔高祖何嘗自知？韓信亦以蕭何薦之為大將，設壇場，擇日而拜之。蕭何所以知韓信，亦以屢與之語而已。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，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矣。今潛善所以必欲傅亮，意不在亮，乃以沮臣。陛下不察，則臣亦何敢安職？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，臣得乞骸骨歸田裡，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。使亮不罷，則臣何敢決去！」帝慰謂之曰：「卿所爭事小，何須便為去就？」綱曰：「方今人才，以將帥為急，恐非小事。臣昨議遷幸，與潛善、伯彥異，宜為所嫉。然臣東南人，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？願一去中原，後患有不可勝言者。願陛下以宗社為心，以生靈為意，以二聖未還為念，勿以臣去而改其議。臣雖去左右，不敢一日忘陛下。」因泣辭而退。綱從者曰：「公決於進退，於義得矣，如眾者何？」綱曰：「吾知盡事君之道，不可，則全進退之節，禍患非所恤也。」李綱力求去。黃潛善、汪伯彥等復於帝前並譖，請帝去之。

高宗遂罷李綱丞相職，出為提舉洞霄宮大學錄。陳東上書乞留李綱，而罷黃潛善、汪伯彥，請陛下車駕宜還京師，然後親率六軍，直抵沙漠，以迎二聖。潛善、伯彥大怒曰：「不殺陳東，何以塞眾口！」以語激帝曰：「陳東在先朝專事譏諷。今又以狂言惑陛下，若不誅戮之，將復效眾！」高宗允其奏，下命將陳東處斬。詔旨一出，不移時押陳東於市曹，斬首回報。

自是朝廷再無一人敢保李綱而言及汪、黃者。車駕遂東幸，兩河郡縣相繼淪沒，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，一切廢罷。金兵益盛，關輔殘毀，各處盜賊蠭起，中原不可為也。後人有詩歎云：

東幸鑾輿不可留，宋君屢挫李綱籌。

中原瓦解猶聞事，忘卻當年切齒讎。

宗澤在東京聞李綱去位，陳東處斬市曹，車駕東幸，復上表請帝還京師。不報，撫膺歎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也！」聽見衛州消息，金人將近新鄉，遣人馳報招撫使張所，令出兵邀擊虜賊。差人辭了宗澤，迳至河北來見張所，呈上宗澤文書。張所拆開視之。書云：即日金兵大驅入寇，懷、衛等處聲息甚緊。招撫速持兵扼其去路，吾以重兵截其後。虜賊知我軍有備，自不敢進。待彼勢疲，乘虛擊之，無不克矣。強弱在此一舉，機爭莫失。

張所既得宗澤文書，即遣小校催制置使王彥與岳飛，引兵一同抵衛州險要處邀截金兵。小校領命去訖。

卻說王彥與岳飛自渡河招募軍士，近得二萬餘人，皆兩河強壯民丁聽得張招撫報書令截阻金兵，與制置使王彥領兵到了衛州新鄉縣地界。王彥與武經郎岳飛於石門山下各安營寨。

次日，飛迳來王彥軍中，相約出兵。王彥見胡虜人馬勢大，心下懼怯，與飛議曰：「如今且屯兵於此，觀賊動靜，然後再計較。」飛見王彥有不肯出兵意，抗聲大呼曰：「二聖蒙塵，遠在沙漠，車駕不得回還。目下強虜人馬佔據黃河北岸，為臣子的，正當先開清道路，以待鑾輿北討。因何不與虜賊速戰，卻乃延緩，觀虜動靜？公莫非有二心否？」王彥掩口無言，只不肯進兵。岳飛大怒曰：「公食朝廷爵祿，受制置使之職，才見金兵來到，便欲退縮。倘胡賊鼓眾而進，有失城池，那時公亦得不進兵哉！」王彥猶未對。從將有勸王彥殺岳飛，彥知其意，亦不答。

岳飛見事不諧，拔劍抽身而出。回至本營，點集眾將佐，帶領一千餘人去看金兵虛實。正行之間，望見對岸征塵蔽天，擁出一彪胡兵，搖旗吶喊，長槍短戟，賈勇殺將來。張憲、王貴等見賊兵勢大，都有怯心，猶豫不敢前進。岳飛曰：「將不在多，在用之有法度。吾觀胡眾雖盛，皆不分隊伍而來，其中必無智將。爾眾人立住陣腳，待我破之。」言罷，勒動戰騎，直殺入虜寇中陣。兩下金鼓齊鳴，岳飛左衝右突，與胡賊鏖戰數十合。正遇虜將訛裡完手執皂纛在陣前耀武揚威，岳飛更不打話，只一鐵簡打下馬來，奪了旗纛在手中，左揮右指，驅動本部人馬。張憲、王貴等見了，吶喊率眾爭先，無不一當百，殺得金兵七斷八續，各拋戈棄甲而走。岳飛怒極，一條槍端的神出鬼沒。追剿胡賊將近日晡，方且鳴金收軍。生擒萬戶王崇、千戶阿裡李，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，僵屍十餘里。降其漢卒千餘人，得馬三百匹，鎧仗旗鼓輜重等物無算。岳飛遂還兵新鄉縣，安堵人民，紮下營寨。是夜，戒其將曰：「我今日雖是小勝，敗兵走報其主將，明日必定並力來戰。我軍雖少，須作必贏之計。值取功名富貴之秋，若能各各捨命向前，有何不勝！如違吾令而致失機者，必斬！」眾人得令，俱準備來日交鋒。

次日天猶未明，只見正北邊胡兵漫山塞野而來，金鼓之聲數十里不絕。岳飛眾將俱各披掛停當。自引五百驍騎，直殺入賊陣。張憲、王貴各領人馬，分左右翼殺進，從早晨殺到日午，金家人馬又大敗，獲其馬甲兵器不可勝計。岳飛收軍升帳，計點部下將士，多帶重傷，自身亦中了十餘箭。即於侯兆川安營。到二更時分，寨外喊聲大震，哨馬報金家人馬大隊攻入中軍來。滿營皆驚。岳飛下令曰：「如有亂動者斬！」自端睡不動，營中漸定。金兵將近宋營，見岳飛軍中無動靜，恐有計謀，亦引兵退回。因言：「撼太行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自是兩下各不出兵數日。

岳飛軍中缺糧，方欲起營回就王彥，又怕虜兵躡其後。待欲領兵前進，又見金兵勢大。飛盡將獲來馬匹宰殺以享將士，遣人往王彥處取糧。差人回見制置使王彥，具說岳統制近日殺敵金兵，軍中缺少糧草，乞制置使催運赴營。王彥推以糧草只夠本營支給，皆不許。岳飛見王彥糧草不應，士卒饑困，因與將佐議曰：「今王彥不肯發糧，眾人各當用命，殺入金營，奪他糧草輜重，以養士卒有食也。」眾皆大喜，願從出戰。